

陳錫鈞

作者：陳偉祥

陳錫鈞，1893 年出生於中國廣東省台山縣。

1906 年離開中國，到蒙特利爾接受英語教育。

1917 至 1928 年十月就讀於波士頓美術博物館。

1928 年肄業於巴黎 De la Chaumiere 學院。

1929 年至 1930 年遊學於佛羅倫斯學院。

1930 年曾在波士頓 Myles Standish 畫廊和博物館舉行藝術展。

1917 年開始在博物館學校接受教育，直至 1928 年畢業，前後近 12 年。

我的父親在那段時期開始繪畫；後來，當他應要更上一層樓的時候，他告訴他的教練菲利普黑爾，他還沒有準備好繼續下去，寧願更多學習寫生。他留在學校的時間比任何其他學生更多。學校可以提供的藝術學科，包括水彩畫、油畫、設計和其後的雕塑，他都學過了。他的主要雕塑老師是查理斯格雷夫利。查理斯在波士頓和費城之間住了很久，在那裡當老師。他引荐父親加入洛克波特一個藝術團體。後來，父親在 Bear Skin Neck 買了一棟小房子。在他當學生的後期，從春季三月起，儘管天氣還十分寒冷，他都會乘船從波士頓到洛克波特，在洛克波特雕塑工作室任教。這所房子被命名為“沙鷗的鱸魚”。

父親在學校裡結交了不少朋友，其中一些更是終身不變的好友。當中一位是艾美莉亞皮博迪小姐。寫信，直至在波士頓見到她，很高興拜訪了她在英聯邦大道 120 號的家，父親對追求完美的恆心和毅力是眾所周知的，他對於自己任何一件作品似乎都沒有完全滿意，總認為仍有地方可以改善。他的雕塑讓他連續 7 年獲得獎學金。誰都知道他是為藝術而追求藝術的。一塊雕塑，一張畫，純粹是它們的藝術價值，並不包括任何其他目的。最好的例證是 1928 年他畢業以後，在佛羅倫斯所雕刻的、名為「男孩」的大理

石頭像。那時，學校資助了他訪問歐洲的部分旅費，讓他在巴黎 De la Chaumiere 學院就讀，這是著名的彫塑家羅丹曾駐足的地方，而他就在羅丹的入室弟子布爾代勒手下工作。然後，他到佛羅倫斯學院完成了這件名為「男孩」的大理石頭像作品。

這位年輕的意大利「男孩」住在他隔壁。父親覺得他的輪廓很突出，就說服了男孩作他的模特兒。他用一塊大理石，親自去鑿和削，不假手石匠。在此期間（1928年）他要到卡普里島，後來他回到波士頓，在博物館和 Myles Standish 畫廊分別辦了兩個展覽，大獲好評。科伯恩先生寫道：論質素，這大理石頭像應在當世傑作之列。此外，他在美術館也有一個很成功的展覽，當中包括他的老師黑爾先生以及另一雕塑家——凱瑟琳巷（威姆斯）的作品。

離開波士頓後，他回到意大利與住在卡普里島的母親結婚。當時墨索里尼是國務部長，宣揚法西斯主義。嫁給一個中國人在政治上並不正確。但因為母親是在那裡出生，她的祖父——Majore Guiseepe De Maria 是前任總督，幾乎整個島的居民都來參加婚禮。。由於母親的關係，許多帆船、漁船（漁民都是她朋友）追隨這對新婚夫婦出海，從卡普里一直到那不勒斯，在那裡父母親登上了一艘日本輪船，展開到中國的長途旅行。輪船啓航了，卡普里島在母親眼中變得越來越小、越來越模糊。她沒想到，最少要等二十年，才能重回到卡普里。

這個旅程非常漫長，中間停過很多地方，例如蘇彝士運河，紅海，進入沙特阿拉伯，印度，新加坡，最後到香港。對於母親甚至父親來說，這些景象和聲音都是新的。從當初父親離開中國，到 1906 年回歸，中間已經歷了二十五個年頭！雖然父親一直都想回國，他從沒有想過留在北美。他來北美的目的只是為了尊重他母親的意願。祖母希望他學西醫，但父親對藝術更感興趣。雖然他走的是不同的方向，但他仍圓了祖母部分的心願。

他們終於抵達中國台山縣平安村。村的周圍有水路圍繞，人要進入時是要過橋的。這村子像中世紀的建築群，有自己的圍牆和七層塔。這塔可作豐年儲糧，也可防禦外敵。在那些日子裡，有時有土匪來搶劫。這塔的窗戶裝有鐵製的百葉窗，人們可以在室內向侵略者開槍射擊。

對母親來說，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文化衝擊，因為村民從未見過外國女人。在村裡住了一個短時期，他們搬到南中國的主要城市——廣州。父親在那裡兩所大學當美術教授，一所是市立廣州美術學校，另一所是省立的勳勤大學。他立即深受廣州官商名流的賞識。市長、高級政府官員、富商、外國政要，如中國政府 30 年代初軍事顧問林德曼將軍，以及其他顯赫有名的人都要求他塑像，包括半身像、真人大小甚至大於真人的青銅雕像，以裝飾學校和機構的前門。1931 年至 1937 年可以說是父親一生的黃金時期。1937 年日本侵略南中國，轟炸廣州，父母決定暫時避居香港。然而，這次避居卻成了一個永久的移居，因為他們無法再回去了。房子被搶掠一空，連地板也被拔掉。因為土匪橫行，僕人因害怕都跑光了。

通過他們與天主教會的關係，父親又為加拿大魁北克省的聖堂造過像，我的姐姐後來有機會進入他們的學校就讀。

母親是意大利人，她跟香港的意大利修道院學校聯絡上。從 1937 到 1941 年，父親又再成為大名鼎鼎的雕塑家和畫家。雖然世局動盪，他的工作仍綿綿不絕。其中突出的包括香港總督、香港大學的教授和名人，包括旭和爵士，羅富國爵士、鄧肯斯洛斯大學的校長、廣為人知的中、英學者，以及麥花臣警務處長。

他雕刻了孫中山先生半身紀念像，1938 年他畫的“白牡丹”在香港藝術俱樂部展覽奪得冠軍，1940 年出版了他的作品專輯。

當日軍進攻並佔領香港後，那日本將領要父親為他們創作一些作品，來誇耀他們的勝利。他斷然拒絕了，連夜逃離中國，到了法國的勢力範圍，越南北面一個地區。這地方未被日本侵略，但常有日本飛機在上空掠過。

從 1942 年初父親離開，到 1945 年年底他突然出現，中間音訊全無。他一直以為我們有收到他的消息和他的匯款，不幸的是，這一切都在中途被截去了；事實上，母親在這段期間所接到的，是他已身故的噩耗！

由於我們與意大利修道院的連繫，得以在修院度過這段戰火紛飛的歲

月。我是修女們心目中的寶寶。這段艱苦的日子裡，我們雖有地方可以棲身，但食物極度匱乏，每個家庭都要自己負責尋找食物糊口。母親透過個別教授語言課，尤其是法語和意大利語，來養活一家大小。她的手也巧，與一位服飾店東主朋友艾美，把一些質料上乘、修女已不用的衣服，製成女裝出售，賺取收入，幫補家計。不過，由於營養不良，她隨時會倒下來。她憑著的，是那份保護、養育和照顧三個孩子的強烈本能，幫助她渡過一切難關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，父親回來了，再次拾起他的工作。根據他一位好友兼同事藝術家楊善深說，父親好像永遠都在工作，總是很認真。當時的人都認為：如果父親不是當代最優秀，也是其中一位最優秀的中國雕塑家。三、四年前我見過楊先生，當時他已92歲。當父親在1951年離世時，他很難過。由1946年至1951年，父親繁忙地創作；為旭和爵士、香港上海銀行主席阿瑟莫爾斯爵士、何東爵士及許多知名人物塑像。他還畫花、畫中國帆船和香港水鄉風景。他帶了一位助手阿成回來。阿成只有十來歲，原本在廣州灣找工作，奉養他的單親媽媽。阿成變成我們家中一份子，負責鑄造和購買粘土等粗重工作。與戰前相比，無論是粘土或青銅的質量都下降了，因此需要大量的清理善後。

1949年中國陷共。父親回到廣州，以為可以取回屬於他家的東西。幸得以前一位學生為他說情，他才空手回到香港。

1950年父親舉行最後一個展覽。中英文媒體和評論家對他的創作都交口稱譽。出席的名人包括香港總督葛量洪爵士和夫人、何東爵士與官紳名流。1951年8月中旬他突然中風，一個星期後（1951年8月22日）再度中風辭世。我記得他用他那隻仍然可以活動的手，吃力地把我的手交在哥哥手裡。雖然當時他已無法說話，但我們都領會到他最後的心願。

我最近到波士頓藝術博物館學校，參閱了從博物館圖書館帶來的1917年至1930年的檔案。我戴著白色棉手套小心翻閱，薄薄的每一頁盛載著這麼豐富的歷史。我發現關於父親、他的老師和一些有名的同學的照片和文章：包括繪畫教師菲利普黑爾，華盛頓著名的米德將軍紀念館雕塑家查爾斯格雷夫利。

格雷夫利先生於 1929 年因車禍去世，父親當時在歐洲。黑爾先生則於父親畢業典禮後不久，於 1931 年去世。

凱瑟琳威姆斯和父親於 1930 年在博物館舉行展覽。

1927 年學校從科普利廣場遷至目前在芬威的地段，父親應有份參與這次搬遷的行動。

波士頓藝術博物館學校院長狄波拉德盧希歡迎茱迪和我，對我用父親在 1940 年出版的作品集，以及我哥哥安東尼製作的 CD 來講述父親的創作和生平，院長也深感興趣。